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丛书主编 袁贵仁 杨耕
◎本卷主编 安启念

ELUOSI XUEZHE JUAN

俄罗斯学者卷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 丛书主编 袁贵仁 杨耕
◎ 本卷主编 安启念

ELUOSI XUEZHE JUAN

俄罗斯学者卷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俄罗斯学者卷 / 袁贵仁、杨耕总主编；安启念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

ISBN 978-7-303-09470-7

I. 当… II. ①袁…②杨…③安…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3470 号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55 mm × 235 mm

印张：31.25

字数：512 千字

印数：1~3 000 册

版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责任编辑：祁传华 装帧设计：高霞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马鸿麟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总序：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袁贵仁 杨 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使哲学的理论主题、思维方式和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转换，其思想之深刻、方法之科学、影响之广泛都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 150 多年来，追随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梅林、考茨基、伯恩斯坦、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过深刻论述，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探索，罗素、杜威、萨特、海德格尔、福科、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也直接或间接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不乏深刻的见解。在这个论述、探索过程中，许多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争论持久而激烈。

一个伟大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在历史上不乏先

例，但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这本身就表明，马克思仍然活着。甚至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中安息的马克思，比生前在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说过一段颇有见地的话：“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的无误的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思想资源为当代哲学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维的阐释角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

无论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现时代，都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实践者以及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影响，不仅是通过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而实现的，而且是通过其后继者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又往往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不同解读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思想流派、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的哲学”，翻译的文本愈来愈多，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学派形成之层出不穷，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就研究主体和理论传统分属的国度和地区来说，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路向：

第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及一些既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属于西方马克思学的当代西方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产生的一股思潮，其基本特征是把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各种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淡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性的同时，将其理论努力指向文化批判，主要思潮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等。西方马克思学则立足文献考证，从事文本解读，

强调要用严格的客观态度研究马克思的文献和思想，从而建立一门特殊的严密的科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吕贝尔、德国的费切尔、英国的麦克莱伦、美国的胡克等人。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在西方还有一批哲学家如罗素、海德格尔等人，根据不同的理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过深刻阐述，这些哲学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问题以及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有启发意义。例如，海德格尔认识到“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以及这一颠倒的深刻性、超前性和巨大的优越性，并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

第二种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宣扬整个世界的客观性、可知性的世界观为主要内容，以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主要代表人物有尤金、米丁、康斯坦丁诺夫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50~60年代在东欧非斯大林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理论思潮，其基本立场或理论基点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实践、生存、异化、人道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理论思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马尔库什等人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科拉科夫斯基等人所代表的波兰意识形态批评流派，科西克等人所代表的捷克人本主义流派，在总体上都属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容上存在着交叉性，但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表现为对斯大林哲学体系的弘扬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则表现为对斯大林哲学体系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建，二者各有自己的理论

内容和理论特征。

第三种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即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和再认识。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标志，俄罗斯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重大的社会转折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心灵动荡，使俄罗斯哲学在短暂的“休克”之后表现出未曾有过的活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注重的世界观，对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追求，逐渐退出了哲学舞台的中心。对苏联历史的反思，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人类未来的关切，成为俄罗斯哲学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对全球性问题的探讨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深刻而富有新意的思想。随着苏联的渐行渐远，俄罗斯学者们已经逐渐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激情式的彻底否定态度，重新以客观的、理智的、冷静的心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既可以看到以谢苗诺夫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看到斯焦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批评，并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阐发。

这些社会思潮、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其意义不仅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流派，而且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突破单一的模式，呈现出解释的多元化格局；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途径，而且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提供了更多的方法。例如，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总体性方法启示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作为整体来把握，而不能简单地把它分割为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阿尔都塞的症候式解读方法启示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停留在字面上，而要努力追踪它的问题框架，发现表象背后隐秘的、被遮蔽的方面；吕贝尔、费切尔的文本解读方法启示我们，不仅要全面研究马克思哲学在各个领域的思想特征，而且要深入研究马克思著作中概念、范畴乃至思

想的演变；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方法则启示我们，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一文本中也存在着张力和冲突，要善于思考其间的断裂和缝隙；沙夫的“人的哲学”启示我们，关注人的存在、人的自由和人的困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哲学研究应当探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并使现实中的问题上升到哲学中的问题；科普宁的“认识论主义”研究方法启示我们，认识不是盲目地跟随客体，而是创造性地反映客体，如此等等。

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关于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关于交往和社会本体论的研究，以及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生活世界理论等等，从争论的议题到基本的依据，都既有中国现实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激发。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一类的研究进路，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的影响。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不能采取简单拒斥的态度，而应在批判它们错误的同时，对它们提出的重要问题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进行反思，以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如果忽视对同时代理论成果的批判考察和借鉴，把自己同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潮隔离开来，就会由于孤立而走向枯萎。

在充分肯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意义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启示性的同时，对它们的局限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负面影响也应有清醒的认识。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还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俄罗斯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终极真理”状态。它们的确看到了某些合理的事实，但往往又把这些合理的事实溶解在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即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今

天也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批评、文学批评，乃至符号的、修辞的批评，由此一路狂奔和下滑，走向虚无和颓废，并没有为社会发展提供现实的指向。因此这样的批评很难称得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挥。更重要的是，自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实践无缘，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书斋里的批判。正如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所说，这些学说“以自己密码式的语言说话”，其“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而德里达在苏东巨变后之所以不断“靠近马克思”，实质上是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为马克思辩护，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旁证解构主义。在这一“联姻”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已被德里达在解构性的阅读中重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解构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不同的学派、学说和思潮中被肢解了。在当代，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抑或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已经成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是兴盛于世了。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我们摆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过高评价它们，则会妨碍我们进一步的思考；笼统地谈论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高度，无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相反，倒有可能混淆它们内部的张力和冲突。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乏深刻之处，同时也有许多误读、误解乃至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质言之，它们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广阔的语义空间，提示了种种可能的思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境界”“最佳视角”“终极真理”来仰视，不仅丝毫无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且会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迷途。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终极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旨，如何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并继续在做出积极的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指向，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四种路径。

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深入现实，超越现实。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践活动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极其特殊、复杂、艰难，史无前例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哲学问题，必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关注这一现实，由此引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形式和当代形态的思考与建构，反过来，以一种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现实运动，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辱使命，无论是从研究深度来说，还是就研究广度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因此，我们编纂了《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丛书。这套丛书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力求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性、广泛性和学术性，按照当

代西方、当代东欧和苏联、当代俄罗斯和当代中国四个角度，汇集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解说和阐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境遇凸显出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课题的联系多方面地显示出来。这套丛书所选材料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一致，它们之间的差别有时非常大甚至可能是对立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研究材料的作用和意义就会是多重的，其中所包含的一致、差别和对立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不同的参考维度，提供较大的思考空间。我们并非完全同意这套丛书所选材料的观点或结论，但我们不能不敬佩这些思想家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所进行的认真探索；我们未必非常欣赏由这些材料所构成的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燃起我们探索的激情。同时，透过这些观点、学说和学派，我们会体验到，在当代，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或哲学流派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思潮、学派走马灯似的生命周期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当然，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也必须研究新的课题，应当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形式，应当也必须调整、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内容。但是，课题的更新，形式的改变，内容的丰富，应当也必须沿着马克思开辟的方向进行，另谋“出路”是没有出路的。在编纂《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仍然活着，马克思与我们同行。

目录

谢苗诺夫等 \ 1

哲学的新思维 \ 1

齐普科 \ 61

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 65

马克思学说的矛盾 \ 132

尼基福洛夫 \ 140

哲学是不是科学 \ 143

这场争论实际上涉及的是什么 \ 155

丘马科夫 \ 161

哲学教育：正在由过去走向未来 \ 164

斯焦宾 \ 172

马克思与现代文明发展趋势 \ 175

古谢伊诺夫 \ 197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 \ 199

梅茹耶夫 \ 208

马克思是不是乌托邦主义者 \ 210

米特罗欣 \ 225

“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 \ 228

杰尼索夫 \ 238

马克思主义暴力论在现代哲学思想中的解释 \ 240

萨马尔斯卡娅 \ 255

马克思和后工业社会主义者 \ 257

莫姆江 \ 266

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反映范式 \ 268

舍甫琴科 \ 279

马克思社会哲学观念的现实意义 \ 281

戈巴佐夫 \ 291

唯物史观的范式特征 \ 293

普列特尼科夫 \ 302

马克思的形态论的和文明论的三阶段论 \ 304

西罗塔 \ 317

新马克思主义：一种改革的尝试 \ 319

奥伊泽尔曼 \ 339

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思考 \ 345

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优点与不足 \ 387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20 世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 \ 401

马克思的学说和暴力革命思想 \ 412

奥尔洛夫 \ 423

从马克思到奥伊泽尔曼 \ 425

留布金 \ 447

关于马克思哲学 \ 449

伊诺泽姆采夫 \ 456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 \ 459

后记 \ 473

哲学的新思维^①

B. C. 谢苗诺夫（哲学博士、教授、《哲学问题》杂志主编）：
哲学的现状及其发展途径问题

苏共中央 1985 年 4 月全会已经开过两年，二十七次也开过一年多了。但给人的印象是，虽然在这段时间里许多人极力促使哲学状

① 本文为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 1987 年 4 月 14~16 日主持召开的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的哲学会议发言记录稿的节译。此次会议是在苏联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实行改革的重大时刻召开的。会上有来自苏联各地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发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讨论，弄清苏联哲学的现状，认真分析造成哲学发展诸多不良倾向的主客观原因，弄清为什么基础研究薄弱，为什么存在大量毫无创见的低劣作品，哲学为什么脱离生活，等等。会议还想就哲学发展的迫切问题进行开诚布公、严肃认真的对话，以求提出新颖独到的观点和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会议实际上是苏联哲学界对苏联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深入的反思，集中反映了苏联哲学家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本文标题为《哲学译丛》编辑部所加。原文出自《哲学问题》，1987 年第 7 期至 1988 年第 2 期。

况发生改变，促进哲学领域的改革，然而收效甚微。当然，我讲的是自己的看法。不过这个印象却是我参加了许多有趣的和没趣的会议以及五花八门的会晤以后形成的，尽管在这些场合也不乏精彩的发言，但总的来说，眼下还没有实质性的转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召开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的哲学界会议的想法，目的是要听取对此感兴趣的有识之士的观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在与会），更确切地领悟我们面临的那些尚未解决的任务。看来，为了弄清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开一次会是不够的，大概需要召开几次这样的会议。

我们在哲学领域所做甚微，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譬如1986年10月初召开的全苏高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会上就作为一门科学和一个教学学科的哲学的发展问题，就重新编写哲学教科书问题，提出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建议。引起什么变化了吗？一点也没有。我本人和在座的许多人，都是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组的成员，但我们并没有在这些教科书上下多大工夫。我们依旧在等待，等着有人把我们召集起来，而我们自己则没有表现出主动精神，这很不好。在上面提到的那次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上，人们批评了苏联科学院哲学与法学部和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自那以后它们有何变化？在我看来，几乎一点也没有。

我看经济学领域的成绩不小。可我们哲学呢，眼下还没有严肃的和迫切需要的研究项目，也没有找到通向实践的具体出路。虽然大家都十分清楚，没有对苏联社会和整个世界发展问题的哲学的和辩证的思维，就无法保证在改革、振兴苏联社会并使之提高到更高的质量水平方面，成功地采取实践行动。不过我认为，在现实的各项改革中，哲学在实践上毫无作为的情况，也必然对哲学的现状和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关于哲学状况，我（看来不止是我）有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再也不能等待了，应当促使哲学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应当由我们自己来促使，任何人都不能替我们做这件事。

所以我想在我的发言里，就下面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哲学领域发生过什么事，主要问题在哪里？第二，怎么办？很清楚，我绝不希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尽善尽美的回答。这是很伤脑筋的大问题，我想就这些问题谈点看法。

第一，哲学界发生过什么事，造成其目前状况的问题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从20世纪30年代起影响哲学

发展的五个过程（或曰方面），它们从根本上制约着哲学的现状，使哲学中问题成堆，决定了哲学今天的面目。

第一个方面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出来的简单化和粗俗化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问世相关的。该书在阐述极端复杂的和多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即马列主义哲学的全部实质）时，采用了过分简单化和粗俗化的方法。1953年以后，这种方法遭到了批判。哲学发展出现了转折，它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哲学的各个领域。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对哲学问题所持的简单化立场的明显后果，在大量哲学著作和哲学教学中，依然残留着并不断表现出来，因为粗浅地讲解和叙述哲学是比较方便和省力的。

第二个方面是哲学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在其发展中存在的“以权威自居”的状况。这种尽人皆知的局面实际上是斯大林开始一个人替所有人思考和讲话时形成的，而其他人主要就是听他讲和为他讲的东西作注释。从这一时期起，注释之风开始盛行，教条式的引经据典占了上风，息事宁人的态度加重了。总之，对哲学材料进行专断解释的做法占了优势。

第三个方面是哲学看风使舵的性质增强了。生活中随时都会涌现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变化，它们要求哲学给予公正的说明。然而，对这些变化人们却常常是按照“上边”的解释加以阐述的。一种“先宣布后解释”的机制开始起作用。上边的权威人士先讲原则性的意见，学者们立刻开始从“学术上”加以解释。学术问题就这样提出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为之作注释，进行解释，并为此而搜寻相应的事实，这样就使许多原则性的看法变得并不完全脱离现实生活了。但是，这些问题因此也就失去了其在现实生活中应有的辩证法和复杂性，而成了“被迫”适应原则性意见的一种形式。我看，不少所谓的哲学“新作”往往就是这么出笼的。

第四个方面是哲学阐述上的某种规范主义、应付差事和教条主义性质不断增强，这对哲学现状产生了严重影响。人们不是不偏不倚地和有根有据地研究现实生活本身及其中发生的变化，而是越来越经常地为官方关于现实生活的立场单纯地作注释。也就是说，关于社会，科学中所讲的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官方讲过的东西。因此在社会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中经常讲的是社会应当怎样，就是不谈社会中发生的复杂的矛盾过程，仿佛现实的社会生活根本不存在似的。即是说，人们得出的是一种想当

然的、一厢情愿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现实生活面貌。似乎下述原则在起作用，即实存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口头上的东西。

因此在哲学中，首先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阐述那些好像注定会起作用的规律。从一个规律又引出另一个规律，一个范畴引出另一个范畴。结果在历史中、在真实的实践中，好像没有人，也没有活动一样。B. Ж. 凯列和 M. A. 科瓦尔宗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样，哲学发展观失掉了自身的本质，即失掉了人民的创造，失掉了社会和历史主体的变化。

正在变成宿命论的这种规范主义，我看是哲学认识和实践的某种割裂造成的结果。人们常常忘记必须使用两种认识方法：从具体向抽象转化，即从经验向对某些问题的概括转化，然后再从抽象到具体，即把这些个别概括和个别抽象，综合为统一的、完整的和综合性的理论。人们不这样做，而是常常使转化单纯地从一些抽象变成另一些抽象，这就使认识过程失掉了实践依据和实践检验，其结果是使观念有了经院哲学的性质。这就使哲学思维的教条主义愈演愈烈。今天教条主义正在遭受批判，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和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教条主义是创造性哲学的主要敌人。

再有就是第五个方面，即最后一个方面。这就是，由于所有这些在哲学中不断得到加强的“转变”和变化的结果，哲学开始具有庸俗化和好为人师的性质。哲学已不再是（像它理应所是的那样）认识现实、认识一切现象和过程的科学的、辩证的武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表面上严整有序，但却是形式化的体系，这个由某些刻板公式构成的体系影响了人们的大众意识，并被受命充当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受官方赞许的观点。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基本上是由这些复杂情况造就的哲学。这恰恰是一种首先为通行的公式作注释的哲学。受到鼓励的不是独立思考的方法，而是肤浅思维的老套套。在哲学领域很少有不同观点的交锋，也很少有辩论，人们不再讲出关于某些观点的怀疑意见，在复杂现象的认识过程中也不愿犯错误。如果在辩论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或不确切的解释（这在复杂的哲学认识过程中是自然的），它们往往被看成是大逆不道，为此要遭受批判，而且使用的是在战友和同事间不宜采用的严厉方法。曾经使用过一些类似思想和认识“纪律”这样的说法，目的是永远不许任何人在思维中背离原则性的意见。很清楚，这对那些自诩拥有确定哲学真理的特权的人来说是非